



行走

沧浪亭，苏州众多园林中最古老的一座。光听着“沧浪”这诗意而浪漫的园名，就感觉水光扑面，足以让人浮想联翩、心驰神往了。而当我走进其间，游览这座古园，内心也如眼前这沧浪之水，禁不住涌起层层波澜。

沧浪亭一地，得名千年。北宋庆历年间，诗人苏舜钦因支持范仲淹“庆历新政”，力主改革，敢于直谏，被朝廷中保守派忌恨，遭打击排挤，削籍为民。流寓吴地的他，内心难免生出愁怨。一日，苏舜钦来到古城苏州人迹罕至的南郊野外。无意间，看到一处三面环水、竹木茂盛的荒园，心头顿然为之一动。他随即决定，以四万钱极低的价格，购得这块地方，并按照自己的心意，堆山浚水，重新修造了一座新园。苏公以个人的情感与追求，在园子中央临水的土丘之上，构筑一座飞檐凌空、古雅端庄的四角小亭，题为“沧浪亭”，园也因亭而得名。

绿水环绕的沧浪亭，极其清幽宁静。闲居于此的诗人，或泛舟水上，或独自漫步，沉醉于身边的这片风景。于水石环回中，饮酒赏景，读书闲吟，与鱼鸟共乐，过起了无人打扰的平静日子，不仅自己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，也获得一份返璞归真的乐趣。精神的洗礼，让诗人内心豁然开朗，不再为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患得患失。他寄情于斯，用心感受这“静中情味”，信笔写下《沧浪亭吟》《沧浪亭记》等大量诗文名篇。

沧浪亭落成不久，苏舜钦与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等一众诗友，多有诗词唱和。欧阳修出于对好友的关心安慰，寄赠《沧浪亭》长诗一首。诗中“清风明月本无价，可惜只卖四万钱”的句子，体现的是文人的幽默，也成为咏赞沧浪亭的经典之作，流传甚广，大大提升了沧浪亭的知名度。

但诗人这段幽居闲隐的清静时光，实在太短暂。就在沧浪亭落成三年多，41岁的苏舜钦复

沧浪亭感怀

刘宏江

官，授湖州长史。但他还未来得及赴任，便骤然病逝，着实令人唏嘘叹惋。

在北宋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苏舜钦，和当时另一位著名诗人梅尧臣并称“苏梅”。其短暂而坎坷一生，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。“春阴垂野草青青，时有幽花一树明。晚泊孤舟古祠下，满川风雨看潮生。”少时读诗，尤喜苏公《淮中晚泊犊头》这首文辞清丽、意境悠远的七绝。每每诵来，回味无穷。

明代嘉靖年间，沧浪亭已变身为大云庵。住在这里的僧人文瑛，平日喜与文人交往，更崇敬仰慕先贤苏舜钦的品格和境界，自称“沧浪僧”。他在重修沧浪亭时，邀请当时的散文大家归有光游览作记，为沧浪亭扬名。

几百年后，江苏巡抚梁章钜在复修沧浪亭时，脑海中浮现出苏舜钦《过苏州》诗中“绿杨白鹭俱自得，近水远山皆有情”的佳句。他突然灵机一动，将欧阳修、苏舜钦的两首诗做了简单的剪辑组合，请人镌刻在沧浪亭石柱之上。于是，就有了“清风明月本无价，近水远山皆有情”这副绝妙的集句联。

岁月倏忽流逝，转眼已近千年。沧浪园数度易主，几经兴废。而一座不愿蒙受世俗尘埃的古亭，始终傲立于世，俨然成为历代读书人的心灵坐标。和苏州拙政园等众多历史名园相比较，沧浪亭虽然规模不大，布局简洁，但孤峭脱俗，别具一格，且保持着浓浓的古意，透出一股历史的苍凉。无论是造园艺术还是文化内涵，沧浪亭都具有独特而经久的审美价值。而在我看来，沧浪亭，是现存所有江南园林中最有灵魂的一座。

走进沧浪亭，恍若走进一处远离市声的山野幽壑。午后的沧浪亭，竹影斑驳，游人稀落。沿着曲折的游廊缓步而行，依次浏览观赏明道堂、翠玲珑、面水轩、闲吟阁、清香馆、看山楼、印心石屋等诸多景点。当我斜倚临水的复廊，将目光聚焦于古木掩映下的这座千古名亭，一时感慨万端。



随笔

与鸡头果的“遭遇战”

初遇

总觉得滁州人颜值在线，看上去，莫名就让人心中舒畅，相处中，也觉如沐春风。我想可能跟我接触的个体有关，或是这里的山水比较养人。

“滁州人长得好，主要是这个鸡头果养人，这个是特产，你们南京没有吧？”一位漂亮姐姐一边拣起一颗鸡头果，一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。说完，她就将鸡头果放进口中噙开。这个说法，倒真的很新鲜。旁边的一位朋友也表示认同，“这就跟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一个道理，米脂那个地方的妹子好看，就是因为米脂出的小米和面都很养人。”是吗？他们的说法让我想起与鸡头果的“遭遇战”。

来滁州以前，可能是因为我孤陋寡闻，从没听说过鸡头果。来滁州后，有人给我送了几袋鸡头果。他告诉我这是滁州天长的特产，是个好东西。当时，我看着几个密封袋里绿绿的圆圆的小果子，作为一个肉食生物，硬是没生出什么好感，便想让对方带回去。他却开启了长篇大论，将鸡头果的好处说了一箩筐，具体说了什么，如今我也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增强免疫力这块牌子一出，便俘获了尚在努力防疫的我的心。为了成功达成增强免疫力的愿望，闲暇时，我琢磨着把鸡头果吃掉。

最初的时候，我想先用刀把它剥了皮煮着吃。没想到冻过的鸡头果硬得跟玻璃弹珠一样，

别说手指剥不开，刀切都困难。而且拿刀一剥吧，它就到处跑；想手抓着它再用刀切吧，太小了，根本抓不住。后来想着，煮软了，也许，它就会软一点。费了几个小时，先煮后凉，鸡头果面对我的手指坚如磐石。直到刀叉配合，一场惨烈的“战斗”后，才剥了二十多颗鸡头果。“战场”一片狼藉，剥出来的果肉也破碎不堪。我真不舍得就直接吃了它，突发奇想，把它放进豆浆机，加了些水，启动了“玉米汁”模式。虽说出来的汁清清凉凉，喝起来有点粘稠，还带着点清香，但是，想到其间所费的九牛二虎之力，我还是打消了跟鸡头果继续战斗的念头，从此让剩下的鸡头果冻在冰箱不见天日。

如今，看滁州的这位姐姐居然如此轻易“破开”了能跟我“大战三百回合”的鸡头果，我不禁好奇起来。难道滁州人练就了铁齿铜牙？我不甘心，也学着她的样子取了一个鸡头果，狠狠心噙了下去。结果出人意料，完全没有当初拿刀跟它较劲的困难，轻轻一磕，记忆中坚不可摧的鸡头果瞬间就开了。难怪这个姐姐说，有时候不想吃晚饭，就煮上一碗鸡头果当瓜子噙着吃，既有营养，又不长胖。

看着这个姐姐泛着红光的脸，我也有些脸红。原来事情可以这么简单，我却生生的绕了几个圈。我自诩聪慧，原来却是个十足的傻瓜。回想一下，是不是除了对鸡头果是这样，在遇到其他很多事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，会自以为是的用着最笨的办法。

好在，往事已逝，岁月悠长。

酬答探韵三首

张武扬

省诗词学会六代会有寄

角吹旗展鹏程启，境阔凭高向碧穹。
万斛墨缘诗载梦，千钧笔力赋求工。
徽风鼓翼声谁壮，皖韵凌云气自雄。
老骥倚鞍锋尚劲，海天击浪待新鸿。

寄回乡省亲老友

潮生归棹乡音唤，未觉流光不记年。
聚散别来酬皓月，行藏吟处起苍烟。
纵横敢望瀛三万，俯仰还期越几千。
再约东风街梦远，待寻春信续新篇。

依韵以谢诗友

境幽缱绻怎登探，云涌盘旋掩映中。
得句三呼期独绝，苦吟一语竟难工。
敲诗高格松声古，协律初心竹影风。
称美奇思随俯仰，烹茶但诵气豪雄。

人文始祖—嫫祖

莫欣

很早就有个心愿，去拜谒人文始祖嫫祖庙。

初冬时节，远在宜昌的朋友之子大婚，邀我去喝喜酒。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去过宜昌，路途遥远，交通不便，就有些畏难。手机上一查，现在合肥—宜昌动车仅3个半小时即可直达。于是开启了这趟探寻中华始祖之旅。

喜宴之后，朋友就开车带我去看葛洲坝和三峡。宜昌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之都。葛洲坝是万里长江第一坝，世界上最大的低水头、大流量、径流式水电站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建成，九十年代中期又建起三峡工程。朋友告诉我，当年几十万建设大军从全国各地齐聚这里，宜昌城市正是由于两座水电站的兴建而快速发展起来的。路过横跨长江的至喜大桥时，朋友指着右边一片山坡说，他的父母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从淮南来到宜昌，为大坝建设辛苦了一辈子，现在都静静地躺在那边，电站的第一代建设者全都安息在那片山坡。现在城里来来往往的人多是电二代、电三代。说完之后，大家默然。

车过黄柏河大桥后，进入西峡景区，穿过一道峡口，左边山坡上烟雾缭绕，人头攒动。朋友停下车说，这就是嫫祖庙。走进大殿，殿是明二暗四多层结构，黄瓦红墙，殿高26.35米。檐口挂着风铃，山风拂来风铃脆响，古情悠悠。进入殿内，只见正中供奉着嫫祖神像，高6.3米。左右各有侍女相随，左边一个捧着蚕茧，右边一个捧着金梭。嫫祖母仪端庄，神态安详，仿佛正为人们传授着养蚕缫丝的技术。殿外大门上悬挂着“人文始祖”匾，正门外还有一块石碑，上书“中华民族之母嫫祖”（雷洁琼题词）。这座庙始建于晋朝，宋代被列为古迹。这边有民间传说，古时，家住黄河流域轩辕之丘的黄帝作为北方部落首领，有一天骑着白马来到长江之滨的仙人溪畔，偶遇住在此处养蚕缫丝的一位窈窕淑女，黄帝看到姑娘手里精美的织绵，赞不绝口，两人相会，欣然结合。西陵女被黄帝纳为正妃，移住到黄牛岩轩辕洞，黄帝与西陵嫫祖的结合达成了北方部落与西陵部落的联姻。自此有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流融合，南北天下归于一统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千秋基业，黄帝与嫫祖共同成为了世人崇敬的人文始祖。嫫祖是古代教民缫丝养蚕的创始人，为文明进化作出杰出贡献，辅佐黄帝共创华夏。